



沈昌傳

SHEN CHANG ZHUAN

章建明 著

皮

四

集

求

薪

恭

崇

講求果有心得固

開發之議自心以

集治為先而欲治成必先講

求者實之道故附陳概畧

薪備

恭考肅此敬請

崇安 沈昌謹肅

三月二十三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沈昌传 / 章建明著. —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22.12

(桐乡历史文化丛书, 第五辑)

ISBN 978-7-5075-5716-9

I. ①沈… II. ①章… III. ①沈昌(1905-1942) —
传记 IV. ①K825.2

中国国家版本馆CIP数据核字(2023)第027372号

沈昌传

著 者 章建明

责任编辑 闫丽娜

出版发行 华文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

邮政编码 100055

网 址 <http://www.hwCBS.cn>

电 话 编辑部 010-58336279 总编室 010-58336239

发行部 010-58336202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航远印刷有限公司

装帧制版 北京禾风雅艺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8

字 数 172千字

版 次 2022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22年1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75-5716-9

定 价 60.00元



沈昌像

人间正道是沧桑（代序）

恰值父亲逝世八十周年，爸爸：你的传记出版了。

是巧合？是天意？不，是“人间正道是沧桑”。

说实话，2015年，在我应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之邀，参加北京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九三大阅兵观礼，代父接受勋章后，决定踏上“追寻父亲足迹之路”的时候，心里是完全没有底的。

爸爸的走，对于六岁的我来说实在太匆忙。虽然后来不知道多少回，人们告诉我，你父亲是了不起的人物，甚至一位人类学专家对我说，他把父亲和我的兄弟作为采样研究，得出结论是：“这是人类进化过程中几百年才出现的特别优秀的一支。”我仍然没有什么概念。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母亲从来没有对我说起过什么惊天动地、高大上的卓著功勋，也许父母认为这一切只不过如父亲所说：一个人“行其当所行”而已。

而爸爸离我而去的年头又实在太漫长。在中国，这八十年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真可谓“天翻地覆”。我手上一点线索也没有，一切均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结果，阔别祖国数十年后，我第一次来到父亲亲手建立的川滇铁路公司小石坝基地，正无限感慨地徘徊在一溜熟悉的黄

泥墙飞机屋前时，忽然背后传来一声：“那是蓓蓓吗？”竟是当年父亲在小石坝铁路基地建立的医院的护士杨阿姨。在我们相拥而泣中，杨阿姨滔滔不绝地说了许多她的丈夫跟随父亲徒步从野人山中走出来的往事。而这成了奇迹之旅的开端：巧遇机工厂老员工何正昌父女带我找到了父亲的墓；去祭拜的时候，竟发现有鲜花和还发烫的纸灰，原来是当地老百姓鲁忠英一家刚来上过坟。她们居然年年祭扫，裱纸鲜花，心香泪酒，数十年自发地为父亲守墓；在芝加哥总领事馆，特别是洪磊总领事亲自批示关心，云南及昆明各级侨办的直接帮助下，找到了抗战史专家戈叔亚先生、铁路史专家和中孚老先生，他们早于我之前，就一直在苦苦寻找沈昌的踪迹。之后，又有年轻的小伏，伏自文记者不辞辛劳，参与进来，采访故人，勘探旧址，帮我找到并保存了许多不可复制的珍贵史料；由老牵线，又得以拜访父亲的下属，当时负责炸毁中越界河上的河口大桥、中方一号隧道，拆除河口至碧色寨间靠近中越边境的一百七十七公里铁路的机务段段长翁筱舫先生的儿子，现已九十五岁的翁大昭老先生，听他亲口讲述了这段惊天动地的历史；清明时分，在常州，为父亲沈昌举行了公祭，《中国文化报》作了通版报导；昆明滇西抗战历史研究会、民革举办了专题研讨会；昆明团市委全程录像，作为各大专院校的爱国主义教材。更不可思议的是，2018年5月4日，就在我回美国的前一天，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方一兵研究员、陈培阳及内蒙古师范大学的段海龙等来到杭州我家。他们认为，滇缅铁路在战时特殊情况下修建，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而我是当年主持这项工程的主要负责人——

沈昌唯一在世的后人，因此通过种种渠道找到我，并向我提供了许多珍贵的资料和照片。再有王晓林女士为我联系中国台湾档案馆。最后是桐乡侨办、桐乡文联到今日《沈昌传》的作者章建明先生，以史学家极其严谨的态度，事无巨细，浪里淘金，用春秋笔法，最终完成了对父亲沈昌原貌全面而准确的复原。这是开始时我万万未敢奢望的。

以前我对“寻找父亲足迹之旅”中接踵而至的事常觉匪夷所思，简直是奇迹。现在忽然明白，“往事并不随风”。爸爸的魂：鞠躬尽瘁、奉职忘生的“忠”；胸怀大局、赤胆仁心的“义”；运筹帷幄、力挽狂澜的“智”；临危受命、敢于担当的“勇”；志存高远、海归报国的“信”；励精图治、无私奉献的“廉”，以及他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一直弥漫在为之献身的青山绿水间，从来没有离开……

习主席说：“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不记来路的民族，是没有出路的民族。我们现在的中国梦就是百年来中国一切仁人志士的中国复兴梦。包括抗战英雄在内的一切民族英雄，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的事迹和精神都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强大力量。我们要“在全社会树立崇尚英雄、缅怀先烈的良好风尚”，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人民日报》更如此写道：“他们默默无闻，却让我们屹立于世界；他们走进历史，却让我们拥抱未来；他们失去生命，却让我们生生不息；他们危难时挺身而出，恪尽职守，无私奉献，鞠

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们是民族的脊梁；他们的事迹和精神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强大力量。”

从而顿悟：“人间正道是沧桑。”现在所做的，远不仅关乎一个人或一个家族，而是在发掘一段不可缺失的国家记忆，是在抢救一份丰厚的历史遗产。正如早年曾在叙昆铁路昆(明)沾(益)段工作过的王光老先生抹着泪说的：“沈昌是中国铁路史上声誉卓越的工程师之一，从东北征战到西南，都留下极好的口碑。……沈昌在云南，真是英姿英发，一直为开拓云南交通而联内通外，为适应抗战的急需马不停蹄地奔忙着，终于积劳成疾，英年早逝。他生于江南，死于云南，鞠躬尽瘁，死而不能回乡，遗骨留在了昆明，我们不能忘了他。”

所以，此书不仅仅是一个人的传记，而是一部中国仁人志士百年来为中华谋复兴的英雄史诗。

让我代表全家，代表儿孙，代表妈妈和哥哥弟弟，再一次向一切关心帮助过我的朋友，向桐乡文联，向章建明先生泣血叩谢。

沈 蓓

2022年4月3日

人间正道是沧桑(代序)/沈蓓

第一章	柞溪祖泽	001
	故乡炉头	001
	辉耀家世	005
	祖父善蒸	013
	父亲沈紘	019
	母亲高氏	027
	姐弟情深	032
第二章	觉悟时代	
	童年就学	041
	多舛中学	047
	上下求索	057
	赴美留学	064
第三章	初露锋芒	
	建设上海	070
	执掌镇江	083

婚姻家庭	091
参谋水利	102
第四章 绩纪扶轮	
初掌铁路	108
整顿平绥	113
泽被西北	126
蒙辱请辞	136
第五章 筭路蓝缕	
奔赴西南	152
筹建叙昆	162
接管滇越	179
铁道司令	187
远征将军	196
鞠躬尽瘁	203
附录	
沈昌年表	214
柞溪沈氏思源堂宗谱	238
参考文献	240
后记	242

第一章 柞溪祖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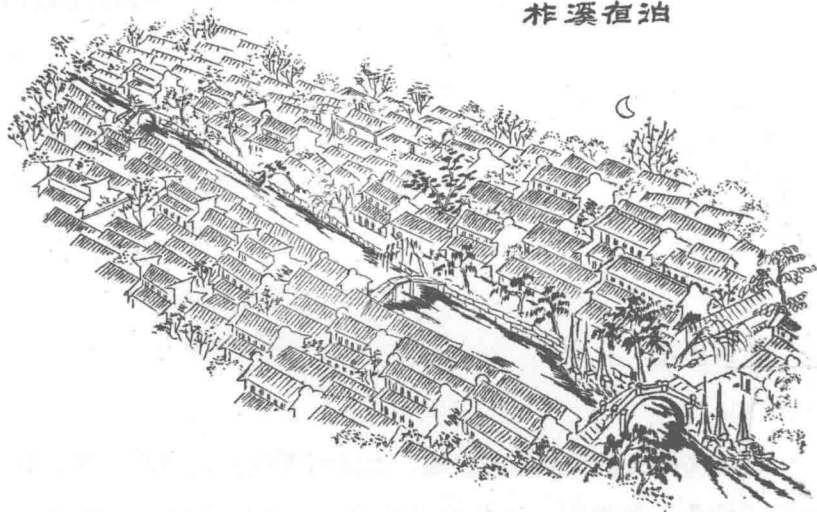
故乡炉头

在浙江省杭嘉湖平原的腹地，大运河苏州到杭州的中间，有个叫“炉头”的地方，就是沈昌的故乡，现属于浙江省桐乡市乌镇镇。之所以叫炉头，这与沈昌祖上的家族工业——冶铸业相关。据《光绪桐乡县志》记载：“炉头镇。古名柞溪，在清风乡，县北西北十三里，为县北通衢，距青镇十四里。居民以冶铸为业，除夏季外，三时炉火，昼夜不绝，镇以是名。釜鬲钟鼎之制，大江以南咸取给焉。有沈氏聚族而居，遭战乱后亦多散处。”

清代诗人陈沅曾写有一首棹歌《柞溪夜泊》：“家住炉溪曲水前，铸金成釜旧相传。沿塘时有商船泊，夜半惊看火烛天。”作者已把清幽静寂的柞溪，描述成冶业火红的炉溪了。

很显然，炉头是因冶坊而得名。在沈氏冶坊开设前，这里便称为柞溪。沈昌祖上是在明代中叶自苕溪，也就是吴兴余不溪的地方，迁居到桐乡北的柞溪，繁衍生息。始迁祖是南齐名贤沈麟士三十七世孙，叫沈济，字绣川。清道光年间，有位叫沈炳垣的沈氏后人在《春居杂咏四首》中曾写道：“我家迁柞溪，

柞溪夜泊



古柞溪手绘图（原炉头文化站提供）

百室欣聚族。溪水流前门，良田绕后屋。登楼望原野，新秧微已绿。芳草生近郊，牛羊乐春牧。及兹初夏长，力作率童仆。课耕偶或闲，一编时还读。岂必甘隐沦，聊以媚幽独。”沈炳垣写这首诗时，家已迁至郡城嘉兴，他是来老家玩的。可以想象，沈氏家族在这门前小溪潺潺、屋后良田千顷的柞溪生活了几百年，子孙们慢慢散去。

柞溪南至运河，北达乌镇，与烂溪塘相接，去太湖不足百里。自古是南接长水，北枕烂溪，中贯运河的排水走廊。几百年一路走来，原来的柞溪越来越宽，至今仍是运输的黄金水道。柞溪这条水道，历史上雅称别名特多，在《光绪桐乡县志》上这条河又称车溪：“车溪，在清风乡。自皂林堰口直抵青镇，南北

二十里，两旁皆腴田，资以灌溉，车戽不绝，故名车溪。”当地老百姓习惯上又称金牛塘，还流传着一个古老的传说，你要是现在去金牛塘边，或许还会有人讲给你听。如今又称为“东宗线”，是国家三级航道。

柞溪皂林堰口运河畔的皂林驿更是历史久远，文化底蕴深厚。此处唐代设寨，宋代起居民渐多。后来，居民夹运河为市，户口繁庶，商贾云集，成为雄镇。南宋高宗赵构多次幸巡苏州，来回苏杭曾在这里驻跸。最清楚的记载是在1136年九月己巳日，宋高宗舟至皂林，这天他听到报告，岳飞率军击败伪齐，他问宰执：“岳飞之捷，兵家不无缘饰，宜通书细问；非吝赏典，欲知措置之方尔。”抗金战场上岳家军大捷，本应该立即颁诏犒劳将士，鼓舞士气，作为皇帝的他却疑虑重重。足见南宋执政者颓靡、怕打的苟安心理。

元代在这里设驿。明代于此设巡检司（官署，一般设在关津要处）。有巡检一员，维治地方治安。驿站设驿丞一员，主管邮传迎送之事。县中还在此建便民仓。元代至正十六年（1356），起兵反元的张士诚占据苏州后，进攻嘉兴，元朝遣将路成驻皂林镇抵御。后来，张士诚部在皂林被明代开国功臣常遇春所破。自明代宣德五年（1430）设立桐乡县后，皂林因地势交会扼要而成为要害之地，逐渐发展繁盛。四方往来船只常停泊于此，夜市张灯，成为京杭大运河的重要口岸。

至嘉靖三十五年（1556），倭寇围攻桐乡县城，流劫至皂林。明游击将军宗礼，镇抚侯槐、何衡，忠勇官霍贯道奉命在此迎战倭寇，战殁于此。皂林成为战场，庐舍被倭寇所毁。为纪念

这位抗倭的宗礼将军，人们便在塘口建了座“宗扬庙”，供奉将军，世代祭祀。这座庙的庙联还与柞溪沈氏有关。上联是：“提孤军扫狂寇逆氛，俾阮胡得而纾筹，汪徐因而就抚，卒保全浙东西数郡苍生，以客将建殊勋，一死足千秋，犹想见耳雷鼻火。”下联为：“过故里吊将军遗迹，看配享有霍贯道，从祀有沈东溪，长消受塘南北万家血食，为乡民驱疠疾，神灵昭百代，恍然睹风马云旗。”可见，这庙不仅祭祀宗礼将军，还从祀副将霍贯道和沈昌祖上对抗倭有功的沈东溪。

这运河边上的皂林镇，至清代初，郑成功抗清军队过此间，激战中民房尽毁。清康熙十三年（1674），又在皂林添设腰站（驿站的中间站，以便休息进食或换马），有官马三十匹，马夫二十名。桐乡知县徐秉元在此造设棚厂，派典吏专管其事。

清代康熙、乾隆两帝南巡，沿京杭大运河经过桐乡境内，都曾在这里驻蹕。康熙帝还在运河皂林段塘堤上溜过马，浙江巡抚庄曾有恭和玄烨联句的诗，“澎湖正回棹，秀溪复控辔”，可见玄烨曾在运河塘口的秀溪桥停舟登岸，在宗扬庙一带乘骑若干里（嘉兴南湖名为澎湖，炉头金牛塘南端与运河相接处有秀溪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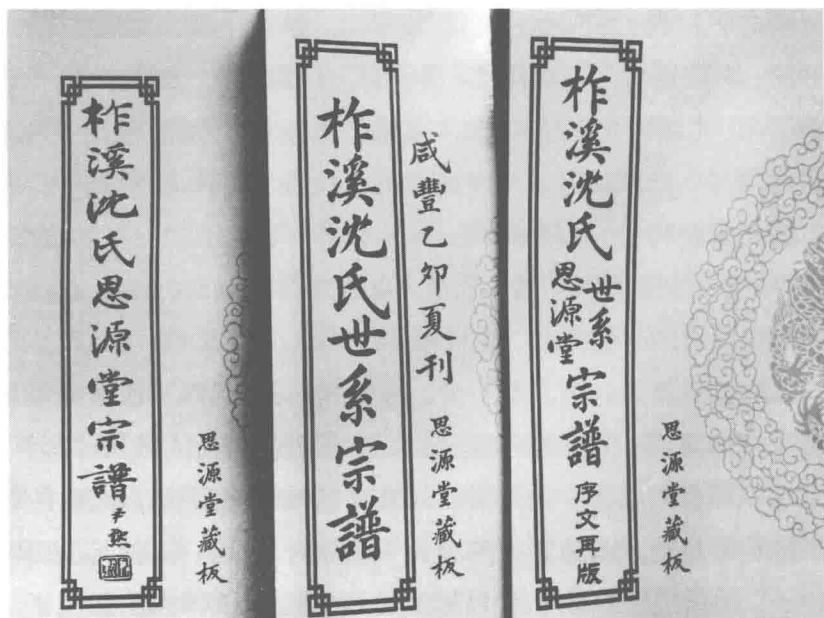
一定是运河滋养了这块土地，这里被誉为“鱼米之乡，丝绸之府”。唐李翰《苏州嘉兴屯田纪绩颂并序》载：“嘉禾一穰，江淮为之康；嘉禾一歉，江淮为之俭。”说的正是这块富饶的地方。在唐代以前，这里专种秔稻，能为江淮输出粮食，证明这里粮食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很高。到了南宋末期，嘉区的蚕桑商品生产开始抬头；特别是曲阜濮风随宋高宗南渡，把兖州的植桑技术带到桐乡，丝织手工业得到普及。据明弘治年代的《嘉

兴府志》记载：“嘉禾之俗，终岁勤动，饷给于国，而尺寸之土必耕；衣被他郡，而机杼之声不绝。”千年以降，农耕文化、蚕桑文化、运河文化、古镇文化、名人文化等交相辉映，璀璨夺目。运河之畔，柞溪两岸，历史上曾有双桥帆影、钱店野渡、龙翔古刹、郭桥待月、九里松涛、甌山云林、蟹山秋晚、车溪春涨八景，还有杨园隐居、绣溪凭吊、皂林古战场、柞溪夜泊、沈园、郑园、百可园、梅家山、崔堂等名胜古迹。

炉镇不算大，名人却不少。理学大儒张履祥、《四库全书》总校官陆费墀、宫廷画师金廷标、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都算是这“篸长炉头镇”的先贤。还有那抗倭名将宗礼、敢言“六经熄而邪说炽，训诂繁而风雅湮”的陆时雍、被称为“读书真种子”的周拱辰。此外，沈昌祖上飞火将军“退寇全城”的故事，也是这小镇上流传的佳话。

辉耀家世

沈氏是吴兴大族。据《柞溪沈氏思源堂宗谱》载，吴兴沈氏是以周文王第十子、武王同母弟季载（字聃叔）为始祖。约在西汉时，始迁祖沈戎从寿春（安徽寿县）徙居会稽乌程县余不乡。沈戎之后，家族贤隽辈出。南齐名贤沈麟士，南梁尚书沈约、吏部郎沈渊，唐御史中丞太尉沈震，北宋翰林学士沈括都为吴兴沈氏的精英翘楚。据北宋左文质的《吴兴统记》引《沈氏先贤传》称：“沈戎子孙见诸史传者一百五十八人，三十八人有正传，一百二十人附传。”



柞溪沈氏世系宗譜

民国《乌青镇志》载：“炉镇沈氏原有四支。明初有沈济者，字绣川，自湖州迁居柞溪，创立冶业，乡人因呼其地为炉头。时值岁歉，代偿六里粮，家遂中落。其五世孙铉，即退倭寇、保桐城者也。子孙蕃衍，科第不绝。其余各支，则均散居各处矣。兹将绣川支在炉镇者，科第、仕籍、学位详列于后，以志人才之盛。”所列的清代进士有二人，举人八人，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毕业生十八人，其中八人是留学生。至于出现在地方志上的明代进士沈蒸、沈思充，举人沈云从，清代进士沈兆奎、沈锡，同样是炉镇人，但是不是柞溪沈氏另外几支，倒没有深究。

柞溪沈氏五世孙沈铉，在明嘉靖丙辰年（1556）以谋略抗倭，

保卫了桐乡城，被称为“飞火将军”。沈铎的抗倭事迹被写入当地县志，入列“义行”：

沈公铎，字东溪，炉镇人，世守冶业。嘉靖丙辰，倭寇攻城，仓卒被围。时公寓邑中，方弈棋僧舍，扬言曰：“欲退贼，何必张皇！”巡抚阮鹗闻之，奇其言，具纁帛致之。问所以，公曰：“兵尽矢穷，人无寸铁，计惟裒城中釜，镕汁洒城下，孰能御之？”阮如其言。下令户出爨釜，募工镕汁，视贼围疏处，汇大木，以巨索绷结雉堞外，待贼薄城，则斧断其索，声震如雷。寇哗传城一隅摧，蚊集其下，即引铁汁杂火药灌洒之，寇尽歼。功成，阮手书“退寇全城”四字榜其庐，授百户，不就。隆庆间从祀宗礼祠。今祀忠义祠。

在《柞溪沈氏思源堂宗谱》里，还有由东溪公五世孙沈琳、沈梁撰写的《明百户东溪沈公退倭事略》一文，比县志上的记载要详细得多，但大概内容相当，可能是后世编志者的参考文献。

当时的督闽备倭官，上疏要授沈铎百户衔，身为布衣的沈东溪拒受锦衣卫的官。这更加深得巡抚阮鹗尊敬，便亲题“全城退寇”四字匾额，悬于沈家。后来沈东溪还成为出入阮鹗幕府的上客，经常参与大小军政的决策，以至后来参与到戚家军的抗倭，还引荐、栽培戚家军部下有好多将士，这不仅是沈铎用智慧和抗倭的一腔热血赢得的尊重，更是沈氏家族的荣耀。

沈东溪抗倭的功绩，后世一直也在颂扬。康熙年间（1662—1722），甌山钱芷写过一首《退倭歌》歌颂沈东溪事迹，诗文如下：

嘉靖年中海氛扰，鲸鲵走陆蛟离岛。
东南一带尽遭迤，庙算无成空抚剿。
禾郡近海称要冲，沿塘转掠蹂吾桐。
桐城蕞尔况新筑，筑工未竟城失攻。
阮公金公相角犄，游击将军血战死。
四旬围困苦难支，计约何堪累卵似。
谁与画策挫贼锋，布衣乃有东溪公。
献奇宁倚炮石力，却敌惟将釜铁镕。
铁镕成汁势弥炽，一勺旋浇百人毙。
骨糜肉烂几千余，俄顷之间穷贼技。
火攻哪必法孙吴，田单火牛能似无。
全城退寇厥功伟，匾书衔授徒区区。
此事沉埋百余载，故国丘墟朝市改。
但知绩向当时传，岂识名从田野采。
柞溪贤裔琳与梁，少年秀茁工文章。
竞追祖烈广收采，从兹志乘添辉光。
功德于民世祀永，如公保捍事实审。
俎豆春秋报若何，金阮宗祠应附沈。

看得出钱芷在为这位老乡鸣不平，事实上沈氏自沈戎这辈起就有“进不为身，退不为名。忠上洁己，邦家之光”的祖训。

柞溪支沈氏，不愧庚续祖上“善侯”的封号，沈济代为六里乡亲偿还了公粮，是沈氏优良家风的传承。沈济之后，这样的善事义举不胜枚举。沈氏九十六世、柞溪沈氏十一世沈孝本，